

定襄縣補志卷之十三

論下

武帝求仙論

時人好語仙佛因作武帝論以辨之

鞏懿修

六經言鬼神秦漢而下始稱仙佛有其信之或且疑焉
諸子百家以是聚訟者紛若矣夫聖人遠鬼神而未嘗
以爲無鬼神唐宋大儒闢佛老而未嘗以爲無佛老漢
武求神仙而乃曰天下安有神仙何哉蓋惟默參乎性
命之原而後可語於造化深知夫始終之故而後可達
於幽明聖人立人之極而以神道設教不以爲無故不

必顯言其有諸儒閑先聖之道以與佛老相持明知其有乃不得不拒之於無漢武以賢知之過求治於天人相與之際未嘗非道中人也惜乎見之不真欲速成於恍惚疑似之間故始則盡情極致索之於四海之外六合之表繼而茫無所得乃不得不廢然返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神者伸也鬼者歸也道之體物而不遺者也而以其妙陰陽之靈是以泯形聲之迹非鬼神無形聲聚於形而有形者自不見入於聲而有聲者自不聞也三代而上君皆神君臣爲聖臣精與道合氣與神遊而

以其自得者教人乃不得不指其迹於日星河嶽風雨雷霆之間使天下後世知天人之相去爲不遠也三代而降聖教浸微有心世道者恐天人之理不明乃借神道設教之義而託其名於仙佛仙者元也佛者法也義從乎人而道近於神故其說曰見心見佛又曰身有仙骨夫佛卽在心仙且在骨亦可知鬼神之體物不遺而人之可以與天爲徒矣無如引之愈近失之愈遠其或求之過高致流於空虛寂滅之途而假其道而入於歧者甚至極於怪誕幻杳而不知歸此非聖人教天下萬

世之心也夫鬼神之與仙佛其有無不具論今試取而
驗之於人人之一身體備陰陽手可持孰使之持足可
履孰使之履耳目可視聽孰使之視聽惟心則思孰使
之忽焉而驚忽焉而喜忽冥然而罔覺忽惺然而不昧
是不得不曰身之神也既有是神則不能無聚散既有
聚散則不能無清濁方其聚而清也是旦明之天也神
之著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湛湛者太宇也安安者真
君也人之與天合者也由是求之五老可現也姤女可
起也以仙佛爲有則真有也如其散而濁也是冤孽之

場也鬼之獄也耽於毒而不知罹於網而莫解沌沌者
頑物也洶洶者魔瘴也人之與天離者也由是迹之山
鬼可祟也水魑可災也以仙佛爲無則真無也然則有
無在人非在仙佛也漢武欲求道於天人而不知近返
諸身心之間當其窮兵黷武幾以堯舜爲不足法嗣而
天下粗定四夷來朝乃復侈心於不死棄童男弱女於
海上祈甘露靈芝於宮中是自求孽非求神仙也及至
輪臺一役滅性灰心始悟始悔論者謂其如夢初覺而
不知其終屬夢夢耳乃或者傳王母稱觴一事疑其爲

方士之所愚夫術技愚人中才咸知以武皇之雄才大略秦漢而下不少概見文成五利輩又安能戲而欺之夫抑有慕於古帝瑤池之祝以爲可以倖致而求之不得乃奇而傳之以自飾其愚並以愚天下後世之求仙佛者耳不然雲裳霞佩武皇既親見其有又何得自以爲無哉

捐賑論

李鎔經

世間第一善事莫如賑饑年歲不登窮民無所得食有啖草木者矣有餓以待斃者矣當此之時能散升斗之

粟以資戶口之糧其爲惠豈可量哉夫賑饑之事有在
官者有在民者在官則皆有司職分所當爲非所謂行
善也行之自民斯悅仁慕義力之所及皆善之所施矣
國家定制賑饑有獎勸之典錫之冠帶表厥宅里寵異
之以爲榮卽或朝廷未及褒揚而鄉里已沾實惠所謂
陰德如耳鳴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延及子孫且食其
報當代簪纓之族掇巍科登膺仕代振家聲溯其先業
多由拯窮恤困而來積德累仁誠莫大於是矣然而行
之者卒鮮何也恒情愛財不忍輕棄其貲其難一饑民

聞風而集力恐不給其難二人心多詐轉虞以賑恤之需資出入者之乾沒其難三有此三難而好義者遂不數數觀矣然而慷慨之士見義必爲往往奮不畏難傾其財以濟人之急沮勸所不知謗譽所弗計其始也覈丁口量遠近慎遴委察奸蠹措置周詳經畫良非易易及其境過時遷遺愛無窮令名不朽轉令慳吝怯懦之流自悔其坐失事機而相與歎羨夫利澤之長爲不可及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嘗觀閭巷之人平生無他長而獨無所吝於助賑修志乘者從而闡揚之書曰某

年饑某也捐錢若干緡某也輸穀若干石彼同時之坐擁厚貲者早已蕩然無存而名亦同歸於澌滅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百里奚有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夫誠知行道之有福也則亦可以奮然而興也已

恤下論

李榕經

慘莫慘於鬻子女酷莫酷於虐婢僕凶荒之歲民不聊生於是有鬻其男女者此其骨肉生離亦情之至慘者矣然而彼之父母曰無傷也將爲之求生也將爲之求免於凍餒而無失所之虞也乃爲之主者暴戾恣睢稍

拂意輒捶撻之其號咷之聲痛楚之狀往往有爲鄰居所不忍聞見者甚且饑之寒之以示罰且曰習之以耐苦也目擊其輾轉於鞭笞槌杖之下而漠然無所動於心是求生反不如無生也求免失所而終至於失所也嗚呼酷矣昔陶淵明遣一力送其子而曰此亦人子也夫不以爲己之奴而直以爲人子者以吾愛子之心推彼父母愛彼之心方且哀矜之體恤之有失姑宥之不才姑誨之若劉寬之婢污衣而不嗔韓魏公之僕碎玉盞而不罪明道先生父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

左右服役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劉韓二公之量
寬猶不如程公之心恕而其足爲取法則一也今之有
婢僕者不然徒曰吾有家法在至使之求生不得求死
不能婦人肆其毒男子不能理論而復縱之少年恣其
怒老者不能勢禁而亦聽之積習相沿恬不爲怪彼之
父母顧猶遙計之曰吾子女庶幾飽煖而無恙也而豈
知其一至於此哉 國家定例毆斃奴婢者家長治罪
未嘗以契買賤役稍從寬宥則彼之所謂家法者皆王
法之所必懲也况乎家庭之間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御

下不仁乖戾日積自來匹夫匹婦之含冤皆足干造物之怒而召及身之殃王簡易暴得疾死而復甦云曾約束一小奴至斃今爲祟梁仁裕妻李氏妬而虐縛婢擊其腦婢死月餘李晝見婢來召首生疽亦腦潰而死祝氏婦撻婢有烙鐵火鉗之刑後見婢索命而亡是戕人之生適以速已之死王法所不及顧能逃冥謫乎哉吾願有奴婢者念其迫於饑寒依已以求生仁以逮之慈以畜之方慮彼之偶有疾痛疴癢或不得遂其生而無以償其求生之願又奚忍肆其酷虐乎至如史冊所載

有贖人奴婢而還之者有視婢如女擇配遣嫁者此又盛德之事有力者所當仿而行之也

論性

樊裕發

人稟氣於日成形於月藐焉中處與化同流是謂性命孟子言性善言立命至引伸其義若有命不謂性有性不謂命心重語長一時詖淫邪遁之說闢之廓如矣其後則荀况概例諸拗木揚雄兼喻夫治田率與孟子相牴牾賈生謂人有三等韓子謂性有三品髣髴乎智愚不移之論亦未嘗與孟子脗合也豈願學孔子孔孟顧

亦有殊指哉夫論理不兼氣則不備論氣不本理則已
歧疑則必戰復而能亨與夫純粹以精不失其正者其
源本各有所自異氏淪於錮衆說拘於壚君子道其常
聖人觀其通人道天道其揆一也天其可以一隅概乎

醒世論

并序

吳德光

同治寅卯間諸弟子見逆氛不靖禍及生靈天
下幾徧惟晉省尙獲安全不似外省悽慘思挽
人心冀回天意願効匹夫爲善之忱商術於予
予喜其有畏天命憫人窮之意先勛之以詩詩

曰落葉滿地上在樹已無多看破此光景人壽
能幾何立身苦不早歲月易蹉跎男兒有遠志
不做待怎麼復爲是論以開悟之

世雖極治不能無小人而小人每抑於君子世雖極亂
不能無君子而君子每過於小人雖然一介之士苟存
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然而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天也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天將廢之誰能
興之然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古今不易之

數也數窮則變物極則反現交上元人心有將轉之機
因勢而導握要以圖何施而不可何往而不利然而心
有餘者或苦於力不足非集衆人之力以爲力則善力
之所及或僅一鄉一邑而止非集衆有力者之力以爲
力則善力之所及亦不過一鄉一邑而止然而大有力
者又或粟紅貫朽施一飯有德色捨一金有難色以視
國初諸義士屢次發粟賑飢甚至鬻賣血產爲救流亡
挽頽波計者眞霄壤不啻也然而悖入者必悖出多藏
者必厚亡往往生異常不肖子孫嫖賭浪蕩傾敗所有

甚或疾病死喪官詞口舌水火盜賊人財俱空此必然之理亦確然之數也夫生長富貴之家有宮室之美有妻妾之奉有奴婢以供使令有財帛以供揮霍正所謂幾生修得到梅花者而乃貪戀迷惑頓昧夙因驕奢淫佚遂成墜落當權不肯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真可痛也真可惜也然而尖刻之富戶方以盤剝貧民爲得計方以刻薄成家爲美談方以救難濟急爲迂圖方以買物放生爲呆扮雖有諸聖賢諸名儒之格言至論方且以一笑置之終不能覺之使悟如爾等之有才力者